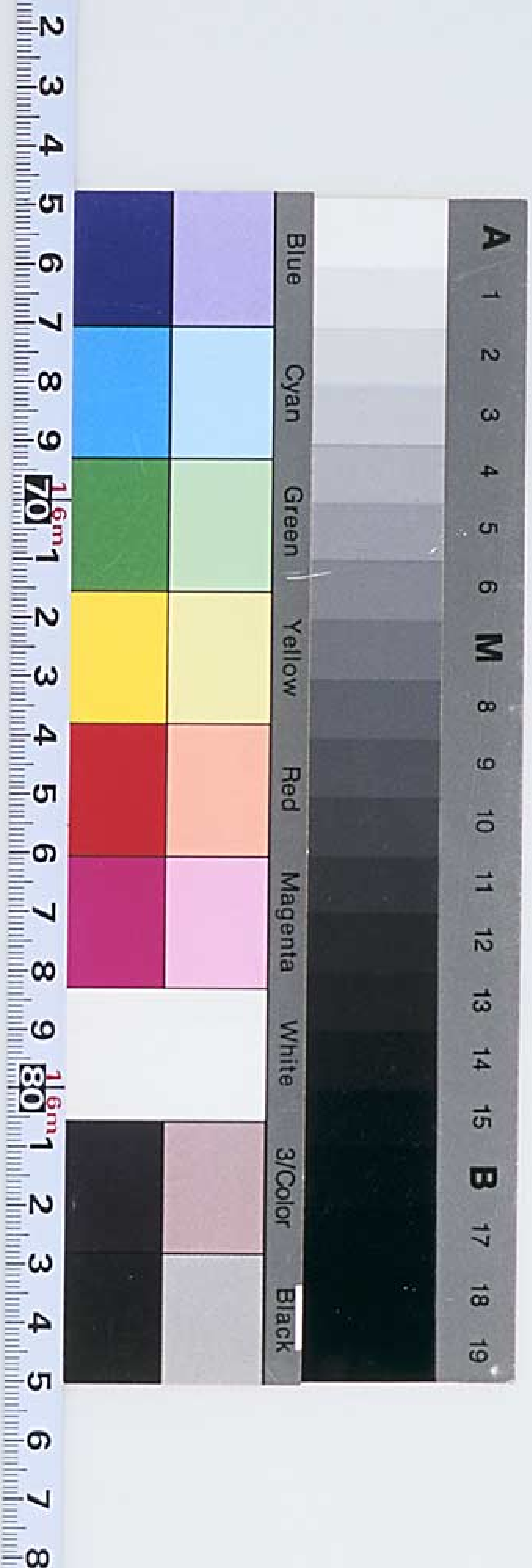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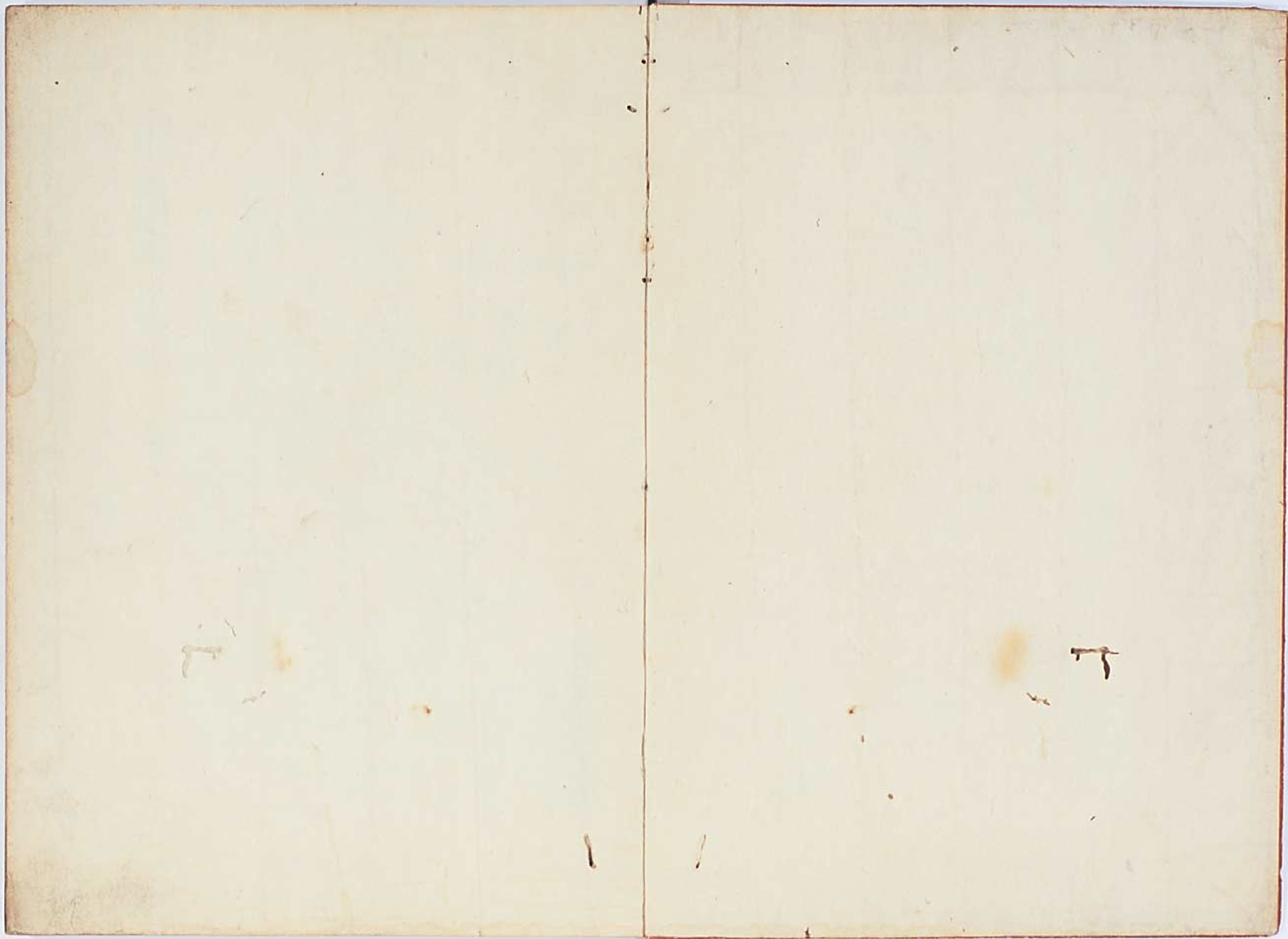
大琴普説　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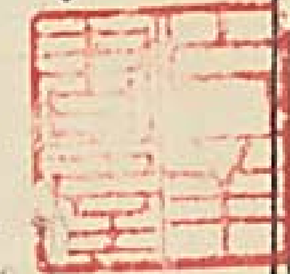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參學　慧然　錄

淨智居士黃　文昌　重編





師到雪峯值建菩提會請普說問話畢乃云菩提宿將坐重圍刼外時聞不馬嘶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竪降旗雪峯法窟眞歇場中人人懷報佛報祖之心箇箇抱安國安家之略智如鶖子辯若滿慈雲門今日到來只得結舌有分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旣到遮裏不可徒然略借主人威光與大衆赴箇時節遂拈起拄杖云還委悉麼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卓一下　復云大凡參學之士須遇本分人始得

謚大覚禅師
蘭溪道隆

佛灯国師
約翁徳倹

柏岩可禅

建仁定恵院開祖
禎石曇生

寂室元光

彌天永釋

江州瑞雲山永安寺 弥天永釈禅師
開甘泉夫恩二刹 塔曰寶相
應永廿二年夏勅謚見性悟心禅師

出于延宝傳灯録十七

御しん[illegible]古[illegible]にて入し大恵書を
識し奇僧と[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

去不遇本分人只是箇扶虛漢只如適來上座問芭
蕉拄杖子話本分人答他却理會不得如今諸方多少
錯商量學家眼旣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
合頭語祗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一句來
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望向皮
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
便將遮般不材不淨蘊在胸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
你看他眞歇說禪都不計較據學人問處信口便說
更無滯礙自然如風吹水只爲他實見實說如普賢
菩薩從佛華嚴三昧起普慧菩薩如雲興致二百
問普賢菩薩如餅瀉以二千酬又何曾思量計較來
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如今人不曾親證親悟只管
百般計較明只要陞座一夜睡不著遮箇冊子上記
得兩句那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鬭鬭湊湊說得一片
如花似錦被明眼人冷地覷見只成一場笑具奉勸
諸人明眼宗師難逢難遇旣得遭逢如靠一座須彌
山相似直須退步放下許多人我無明從前冊子上
記持學得底撥置一邊不要強作主宰他時異日閻
羅老子打鬼骨臀便是打遮般強作主宰底不是雲
門謾你諸人遮話有分付處面前頻却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爲你作證不向遮裏說更向何處說所以此
事決定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諸子百

家徧天徧地豈是無言更要達磨西來直指作麼生
竟甚麼處是直指處你擬心早曲了也如僧問趙州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遮箇忒殺直
又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又僧問雲門如
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遮箇忒殺直你擬將心湊泊佗
轉曲也法本無曲只為學者將曲心學縱學得玄中
又玄妙中又妙終不能敵佗生死只成學語之流本
是箇無事人却返被遮些惡毒在心識中作障作礙
不得自在所以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
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喻似有人問城中路
從甚麼處去指云從遮裏去聞說便行早曲了也遮

箇如何將知見解會計較得失玄妙是非底心去學
得你要真箇參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
百不會驀地向不知不會處得遮一念子破佛也不
奈你何不見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
欺君不得諸人既來雪峯參禪切不得容易此是明
眼宗師可以依附堪為法式或者見真歇勸人發菩
提心生謗議云既稱禪師自有宗門本分事只管勞
攘却如箇座主相似我且問你那箇是本分事苦哉
自既不能為善返嫉佗人為善遮般底人我生滅嫉
妬不除自是其是善知識既不勸人發菩提心不可
教人殺人放火去遮箇曲录木牀上不是你討名討

利嫉妬生滅之處以道眼觀之如鑊湯鑪炭劒樹刀
山一般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集道眼不明諸天龍
神見伱口吐黒煙寧不怖畏豈不見教中道未得謂
得者是增上慢謗大般若人不通懺悔譬如窮人妄
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眞果
招紆曲須是眞實始得夫稱善知識者引導一切衆
生令見佛性當須觀根設教應病與藥不可對三家
村裏人說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扇子𨁝跳上
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去也雖是本分說話教伱如何理會遮老漢伱禪
和子尚自覔佗縫罅不得況佗俗人處身塵網現行

無明若無善巧方便接引令其純熟如何便領會得
此會盡是一二十程抛家遠來一人入社發心轉化
多人爲善寧無利益遮箇是善知識本分合做底事
豈是強爲雲門今夏在廣因開箇燈心皁角鋪子隨
家豐儉說此麤禪室中問學者一句子如不思量計
較天眞自然道得一句更與一拶擬議不來劈脊一
棒別無細膩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却教上來雪峯就
大鑪鞴車同一家早來眞歇舉世尊入舍衛大城乞
食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出衆作
禮曰希有世尊眞歇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生被須
菩提出來道箇希有當下冰銷瓦解好大衆釋迦老

子未曾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麼便道希有諸人要
會麼但向真歇冰銷瓦解處看忽然看得破一生參
學事畢只如真歇尋常見學者多認目前鑑覺求知
見覓解會無有歇時不得已教人向劫外承當據實
而論遮一句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
當須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實有恁
麼事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既不識方便語便
向然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鬼窟裏不動坐得骨臀生
胝口裏水漉漉地肚裏依前黑漫漫地驢年夢見麼
雲門今夜對人天衆前合諸聖說話各自記取言多
去道轉遠適來真歇有一段公案未了雲門爲佗結

絕却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禮拜
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宿便禮拜濟云遮賊宿云
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濟云還有
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
有過濟云過在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師
云臨濟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著雖然有
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傍觀者
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定光大師請普說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
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師云脫
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

有情師云作麼生是親切處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谿師云泊不問過　乃云諸佛本不曾出世亦復無有般涅槃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無邊希有法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非心所行處既非心所行即非希有法既非希有法此法無實亦無虛既無虛實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喚作亦有亦無亦不得喚作非有非無亦不得喚作非非有非非無亦不得不見適來禪客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雲門答佗道脫殼烏龜飛上天諸人且作麼生辨明爲是有耶是無耶是虛耶是實耶試出來道看如無

更引此三葛藤所以先聖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漢出來道遮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攔胷搊住拽下禪牀爛椎一頓也怪佗不得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杓柄却在雲門手裏放行把住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總由遮裏且道即今放行好把住好

良久云開人眼瞎人眼一手拱一手挽不是三要三
玄亦非四種料揀畢竟是箇甚麼舉拂子云雪峯輥
毬睦州擔版　復云諸人總道來遮裏參禪我且問
你禪作麼生參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
求師決擇要得自己明白心地安樂不是兒戲而今
人箇箇道我怕死參禪參來參去日久月深打入葛
藤窠裏只贏得一場口滑於自己分上添得些見狼
藉返不如未入衆時却無許多事此蓋末上一錯不
遇好人遞相沿襲以致如此近來佛法可傷魔強法
弱禪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禪到處鬬百草相似驢年
得休歇麼尋常向你諸人道祖師西來只是作得箇

證明底人亦無禪道傳與人若有禪道可傳則各自
傳與父母傳與六親眷屬去也既無可傳須是當人
自悟始得你擬心求悟早錯了也豈況多知多解恣
意亂統不見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直是聰明靈利
數年參禪不得只爲多知多解百丈遷化後到潙山
山云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
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
道一句看香嚴被潙山一問直得茫然却歸寮中將
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檢過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
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餠不可充飢屢上堂頭乞潙山
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

底終不干汝事香嚴奈何不得肚裏只管悶又怪潙山不爲佗說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爇却曰休休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從此一時放下禪也不思量道也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也不思量父母未生時底也不思量即今底也不思量四楞著地一切放下便辭潙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因颺瓦礫驀然擊著一竿竹作聲不覺打著父母未生時鼻孔當時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子得母歡喜無量遂沐浴焚香遙禮潙山歎曰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事乃有頌曰一擊亡

所知你看佗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聞擊竹作聲忽然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如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便是遮箇道理香嚴悟處既絕消息父母未生時事頓尔現前纔作箇頌子便有爲人底方便下面注曰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多見禪和子愛去到處問長老長老家無著口處便爲佗解說你怕佗香嚴說得未分曉在更要注解又有一般人也道因擊物作聲有箇悟處或問佗你試說看便擊物作聲曰多少分明有甚麼交涉大似隔鞾使拳預爬痒如何得快活去

又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菴時因一尼戴箇笠子直
來遶佗繩牀一帀云道得即放下笠子俱胝當時道
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
俱胝又無語尼去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箇丈夫漢
却不如箇婦人便要燒菴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
不須下山且候當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過
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話似之天龍
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得即放下笠子天龍
遂竪起一指俱胝忽然大悟後凡有所問只竪一指
每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瑯琊覺和
尚嘗有頌曰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摶天飛若

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你看遮一頌便是
會得遮一指頭禪分曉也遮箇如何學得俱胝身畔
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學竪指衹對有人
謂俱胝曰和尚遮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
問佗皆如和尚竪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一柄刀在
袖中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
曰如何是佛童子便竪起指頭被俱胝捉住以刀斫
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童子回頭俱胝曰
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
哉信知佛法不可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
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且道在甚麼處一時說了也

諸人還會麽此事非難非易差之毫氂失之千里奉
勸諸人退步自看一切現成便請直下承當不用費
为你擬動一毫毛地便是千里萬里没交涉也諸人
既在遮裏須生慚愧不得容易過時若不存誠般若
中將甚麽銷他信施不見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他古
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
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迹
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
愛利汨没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灼然
兄弟那時早有如此說話也更教他見我輩如今做
處也好慚惶殺人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自打

辦精神打教徹去亦不虛受佛麽亦不孤負平生學
道之志近日道上座自雪峯來再三求入室云直為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欲乞開示因舉馬祖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教渠看更與他注解一徧不
得作道理會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擊石火閃電光
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合作麽生渠遂疑著更不敢開口今
日却來燒香禮拜曰妙道學般若多有魔障欲請今
晚為對人天衆前舉揚般若以憑懺悔願法界一切
有情皆得頓悟甚深般若同報佛恩雲門曰古聖有
言怖心難生善心難發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

心既知怖罪回心向道此亦希有遂從其請爲渠懺悔且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將甚麼懺然無有有罪底聖人亦無無罪底凡夫凡夫造罪皆自妄想心起都無實體雖無實體受報時亦須妄受如影隨形不可逃避雖妄受報亦無實體所以道若罪性有體則盡虛空界不能容受何故爲凡夫造罪者多今道上座發一念心欲直取無上佛果菩提此心一發所作之罪如積乾草高須彌山所發之心如芥子許火悉能燒盡無有遺餘還信得及麼此一念心既發當時成佛已竟盡未來際永不退失以何爲驗不見敎中天帝釋白法慧菩薩曰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

功德其量幾何法慧菩薩曰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別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爲汝說假使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衆生經於一劫然後敎令盡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此人功德寧爲多不天帝釋言此人功德唯佛能知其餘一切無能量者法慧曰此人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億分百億分千億分百千億分乃至阿僧祇分無數無量無邊不可說分不可說不可說分亦不及一次第引衆生欲樂邊際諸根差別從十

至百從百至千從千至萬從萬至億從億至不可說
不可說阿僧祇數衆生盡令持五戒十善乃至第二
人復倍前人之數展轉至百人一人倍一人之數盡
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所得
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
筭數譬喩亦不能及盡其譬喩無較量處何故此一
念心與三世諸佛平等無二無別故梵語懺摩此云
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此心一發永不
退失若能直下無心去初發心功德比無心功德百
分千分百千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喩不可說
不可說阿僧祇分亦不及一何故初發心時與三世

諸佛平等故此心尚無三世諸佛向甚處摸摖所以
一念無心功德又無較量處若尔則亦無生亦無死
亦無聖亦無凡亦無人亦無我亦無佛亦無法若能
如是見得是眞懺悔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氣決定
要參禪但恁麼參須是豁然悟去直下無心方得安
樂若不悟只是口頭道得幾箇無無更引些古人說
無處錯證據了便道我得休歇我且問你還歇得也
未乃是將心無心若將心去無心心却成有如何硬
無得古聖訶爲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謗大
般若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遮般見解如稻
麻竹葦打殺百千萬箇有甚罪過遮般底管取有一

肚皮疑在若自無疑始有方便爲佗人決疑若自有疑如何爲人除得疑擬欲除佗疑再與佗添得一重疑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諸人要知自無疑能與人除疑者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時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是時文殊知衆疑怖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說偈讚文殊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尒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衆文殊雖然爲衆決疑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爲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劒只有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向遮裏疑情脫去天下橫行若不然若聽取箇注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

傳菴主請普說師云傳菴主入堂挂搭就今日設供仍請雲門爲衆普說且道說箇甚麼即得若是全鋒

敵勝同死同生正按旁拱横來竪去蟠根錯節結角羅紋於諸人分上正是小孩兒則劇家事不勞拈出既不許恁麼各請解下腰間多年曆日聽取雲門説箇古話記得二祖問達磨曰弟子心未寧請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内外中間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當時便休歇去又三祖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曰内外中間覓罪了不可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三祖當時便休歇去遮兩則語叢林舉唱者如麻似粟錯會者如稻似穀若不作心性會便作玄妙會不作玄妙會便作理事會不作理事會便作直截會不作直截會便作奇特會不作奇特會便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便颺在無事甲裏不颺在無事甲裏便喚作古人兩則公案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閉眉合眼坐在黒山下鬼窟裏思量卜度若作遮一絡索道理欲明此事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没交涉既不許恁麼又如何理會雲門已是面皮厚三寸分明為諸人説破第一不得錯會我説底達磨從西天將得箇無文印子來把二祖面門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一絲頭把三祖面門印破自後一人傳虚萬人傳實遞相印授直至江西馬祖馬祖得此印於讓和尚便

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喝一喝云印文生也百丈大智禪師得此印於馬祖飜身跳入五百生前野狐窟裏頭出頭沒直至如今不肯回黃檗和尚得此印於百丈便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臨濟和尚得此印於黃檗便解到處作白拈賊至今累及兒孫興化和尚得此印於臨濟便解向雲居處權借一問以為影草南院和尚得此印於興化直得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也曰斬草蛇頭落風穴和尚得此印於南院則曰大參學眼目直須大用

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如今為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則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首山和尚得此印於風穴便拈起竹篦問學人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問如何是佛則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汾陽和尚得此印於首山則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慈明和尚得此印於汾陽把臨

濟金剛王寶劒折作兩段只用釣絲絞水楊岐和尚得此印於慈明便向無煙火於死柴頭畔白雲和尚得此印於楊岐便向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五祖和尚得此印於白雲賤賣擔版漢貼稱麻三斤百千年滯貨無處著渾身圜悟老師得此印於五祖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向諸人懷裏師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不得過界復舉起云遮一隊不唧噌老漢性命盡在雲門手裏即今對衆將遮印子爲佗打破欲使後代兒孫各各別有生涯免得承虛接響遞相鈍置遂卓一下云印子百雜碎了也且道遮一隊老漢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見麼良久云眼睫眉毛都落盡轉使傍觀笑不休復卓一下喝一喝

黃德用請普說師云邵武高士黃端夫信向佛乘知有此事捐家財起菴一所以圜悟揭名屢有書來乞分楊岐一枝佛法去彼爲衆生作大利益雲門不敢容易諾之又託吳元昭學士再三懇禱亦未敢輕許不幸端夫忽尔化去聞啓手足時呼其二子再三囑之曰若爲吾於雲門請得一本分住菴人則死無遺恨矣言訖長往二子不忘遺訓求元昭學士撰疏遣專使請彌光禪人作菴主見其至誠遂令應命今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

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宗旨又如何
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
各說奇特逐旋揑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參禪者既
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
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
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
已得其要領即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
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佗
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聞入室即時將渠悟入處
只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
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

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
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
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來
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是無爲是
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爲非想爲是行爲
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
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眞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
獄如箭射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
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
生穿鑿或者以無言無說良久默然爲空劫已前事
敎人休去歇去歇敎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

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卧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户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佗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主宰

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黏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聡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云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遮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巳生兒也自是和

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遮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鋩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佗自問牯牛牸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鋩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不合以內外

答佗若以內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盡麼或云鈯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擧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弔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擧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擧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栢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箇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

電光底只添得箇瞠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
師巴鼻莫謗佗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
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作麼生會學者即大瞠却
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
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謂把得定作得主
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換作實頭方始問其意
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
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即下語云一
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
在瞠眉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
不可瞠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瞠眉努眼時便無禪也

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或者見雲
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
更無兩般似遮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
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
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
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
一一據實祗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木
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
見真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
事毒者却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
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

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遮僧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遮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眞而

立處立處即眞更有甚麼事或問佗父母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祗對和尚將箇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瘋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逴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別人直是叵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箇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

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其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衆且道說箇甚麼䠒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

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箇不說道理如檀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屎溺道在稊稗道在瓦礫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話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箇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日太虛寥廓强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轆轤過後

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絃彈一曲清風明
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
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踈山僧向渠道作
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
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遮一楖
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
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
僧又向渠道遮箇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屎橛話如
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稱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
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即心即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既不可如此須
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
氂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
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
知佛法無人情乃相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
屎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嚗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
財捌菴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
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辦
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
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
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遮箇道理便道把定他不

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
難見易識我遮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
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
箇有五雙眼皺瞎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
得箇領字或來手中奪却竹篦或拂袖便行自餘邪
解不可勝數更無一箇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
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揑合得時揑合千
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揑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别無道
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
日因齋慶讃舉似大衆蓋黄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
昭光禪往彼住菴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

山僧普説亦因元昭雲門打遮一場葛藤亦因元昭
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冬
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説破拍禪牀下座
秦國太夫人請普説僧問圓覺經道譬如清淨摩尼
寶珠映於五色色未現時珠在甚麼處師云圓覺經
何曾恁麼道進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云圓覺經不曾
恁麼道更會甚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
問胡張三黒李四即不問嘉州大像鼻孔長多少師
云長二百來丈進云得恁麼郎當師云你川僧自合
知進云爲甚麼被陝府鐵牛呑却師云誰恁麼道進
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師云你試向

不高不低處道看進進云險師云遮箇猶是高低處底
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草賊大敗　乃云今日
是秦國太夫人計氏法真慶誕之辰謹施淨財遠詣
當山修設清淨禪衆香齋仍命山野陞于此座爲衆
普說舉揚般若所願進道道無魔色身安樂此是秦國
太夫人意旨遮婆子平生行履處川僧無有不知者
唯魯子僧未知今日因齋慶讃舉似大衆見說遮婆
子三十左右歲時先太師捐館徽猷與相公尚幼卓
卓立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東隣西舍望風知畏極
力教二子讀書處事極有家法尋常徽猷與相公左
右侍奉不敢坐亦不敢坐其嚴毅如此相公常說今

日做官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致所得俸資除逐日
家常菜飯外老母盡將布施齋僧用祝　吾君之壽
常有無功受祿之慊聞先師歸蜀受渠供養不少只
是未知參禪徽猷與相公却於先師處各有發明向
謙禪在他家徽猷與相公親向謙道老母修行四十
年只欠遮一著公久侍徑山和尚多所聞見且留公
早晚相伴說話蓋其兄弟子母分上難爲開口見說
每日與謙相聚只一味激揚此事一日問謙徑山和
尚尋常如何爲人謙云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
話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
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

恁麽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毎常愛看經禮佛
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輟去看經禮佛誦
呪之類且息心參究莫使工夫間斷若一向執著看
經禮佛希求功德便是障道僕一念相應了依舊看
經禮佛乃至一香一花一瞻一禮種種作用皆無虛
棄盡是佛之妙用亦是把本修行但相聽信決不相
誤渠聞謙言便一時放下專專只是坐禪看狗子無
佛性話聞去冬忽一夜睡中驚覺乘興起來坐禪舉
話驀然有箇歡喜處近日謙歸泰國有親書并作數
頌來呈山僧其間一頌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
勿言頻有礙一擧一回新山僧常常爲兄弟說參得

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似又
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今泰國此頌乃暗合
孫吳你看佗是箇女流宛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
之事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
國結大衆般若緣山僧向佗道禪有甚麽病可說禪
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
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
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
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甚麽病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無有甚麽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
甚麽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麽病如何是佛乾屎

概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佗擬心思量佗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遮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利弗汝旣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

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女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夫參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般鹽般麪僧堂裏行益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糞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

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遮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既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佗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箇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遮箇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佗南泉好你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遮箇話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佗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咬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潙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山云此實難辨

只如溈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遮裏須
是箇人始得既不會遮箇便將庭前栢樹子麻三斤
乾屎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遮箇定有
錯會洞山問[虫曾]首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虫曾]云如驢覷井山
云道則太殺道只道得八成[虫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
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
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遮
箇道理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讓和尚道譬牛駕車
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聞舉忽然大悟
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

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
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遮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
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讓和尚知其不凡故
將甎去佗菴前磨祖云和尚磨甎作甚麼讓云磨作
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讓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
得成佛馬祖被佗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即是
只遮裏鼻孔索頭便在讓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讓和尚知佗時節已至即
向佗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
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
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佗家計卻

更要佗納物事教佗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箇死處
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云汝
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
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云心地法
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讓
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
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
五雙杜撰決定為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
只遮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
宗旨一日讓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箇
消息來遂囑一僧云汝去待佗上堂便問作麼生看

佗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
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衆
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遮一句子來你道遮
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遮
箇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
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
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遮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
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云臺山路上婆子
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勑塞外將
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
撰長老為山僧注解云遮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

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
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
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
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箇阿
師卻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
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此頌
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睦州喚
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曾有箇禪頭舉遮話問
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版且喜沒
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遮僧喚既回頭因
甚卻成擔版晦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遮僧一喚
便回爲甚不成擔版遮兩箇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
行若是箇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遮裏
打之遶既不會遮箇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
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
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遮箇
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山
僧亦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
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
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
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遮裏豈容
眨眼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

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遮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呑如何透你要識能呑能透者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爲你說了也既不會遮箇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佗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

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
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
山僧向佗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旣錯
會遮箇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
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
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
昔年曾請益一箇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
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
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
底尚作遮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
只作一句看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

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遮箇道理是甚麼道理
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
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佗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
遮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箇虎頭上座領
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
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香嚴呵
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
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
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
時有般譌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
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箇問頭喻

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竟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遮裏提得一生參學事畢既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潙山五峯雲巖云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潙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

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贓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

著露柱底箇瞎漢衆中商量道其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遮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没交涉又道遮僧若是作家纔見佗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佗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遮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且喜没交涉禪若是恁麽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注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麽解注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遮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栽荆棘搵屎窖或若

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遮裏栽荆棘搵屎窖也不是却作麽生祇對山僧有箇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女流中有大丈夫示現其身化其類以戒定慧解脱法攝彼貪欲瞋恚癡雖處於中作佛事如風行空無所依過去未來及現在塵沙諸佛及菩薩異口同音發是言善哉奇特世希有心源清淨無憂喜不作無喜無憂想逢場作戲隨世緣而於世緣無所著六月火雲燒碧空雷聲忽震三千界銷除熱惱獲清涼是彼丈夫誕時節我說此偈助光明普施法界諸女人喝一喝

劉侍郎親書華嚴經施師仍請普說僧問擲大千於

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是汝量
大人分上事進云因甚麼被學人蹋在脚下師云伱
見箇甚麼道理便開許大口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
有主在進云須知五十三人善知識到遮裏也摸㨨
不著師云伱分上事作麼生進云今日逢強即弱師
云何不禮拜僧便禮拜　師乃云五十三人善知識
摸㨨不著處即是諸人日用消息諸人摸㨨不著處
即是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日用消息五
十三人善知識決定摸㨨不著五十三人善知識日
用消息諸人決定摸㨨不著所以道諸法無作用亦
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亦如大火聚猛

燄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便恁麼去擲大
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豈是分外雖然如是第一
不得向祖師門下過若向祖師門下過定打折伱驢
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復云杅山居士劉公以手
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仍渾金
辦供以伸慶讚妙喜今日登曲彔木爲居士發揚且
要大家知有佛言一切世界諸羣生少有欲求聲聞
乘求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難遇趣大乘者猶
爲易能信此法倍更難今有信此法者手寫是經黑
底是墨白底是紙喚甚麼作此法此法又如何舉揚
即今還有能信此法者麼出來爲杅山居士證明若

證明得居士功不唐捐若證明不得妙喜乗便下坡
爲諸人說箇影子黃面瞿曇始成正覺時在摩竭提
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於一塵內破此一塵演說如
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豈不是此法不離
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向天帝釋妙勝殿普光
明藏師子座上說十住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
提樹下及須彌山頂而向夜摩天宮寶莊嚴殿寶蓮
花藏師子座上入菩薩善思惟三昧說十行品豈不
是此法不離於此菩提樹下及須彌頂夜摩天宮而
往詣兜率陀天一切妙寶所莊嚴殿摩尼藏師子座
上說十回向品豈不是此法不離兜率陀天而往詣

他化自在天宮摩尼寶藏殿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
入一切如來智所入處說十地品豈不是此法不離
他化自在天宮復至摩竭提國普光明殿入佛華莊
嚴三昧說離世間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摩竭提國向
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入不可說
佛刹微塵數神變海及種種三昧門說入法界品豈
不是此法毗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集其
所互爲主伴一一交參現大神變乃至善財不離自
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刹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
佛刹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
毛孔中刹海次第刹海藏刹海差別刹海普入刹海

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乃至念念周徧無邊剎海教化衆生今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剎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辯才等言辭等及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豈不是此法若尔則須知杼山居士未動毛錐未形紙墨時已與毗盧遮那如來及不可說微塵數剎土諸佛菩薩廣大境界一一平等一一無差別以至周旋八十一卷行布圓融亦與善財未見文殊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發心已來徧歷諸城承事諸善知識次第滿足普賢諸行願海亦

無差別如上所說豈不是此法杼山居士既尔妙喜老漢亦尔妙喜老漢既尔現前大衆亦尔現前大衆既尔森羅萬象大地山河亦尔所謂塵塵尔念念尔法法尔一法既尔諸法亦然一塵既尔諸塵亦然諸塵既然則不越此念不破此塵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何勞杼山居士明窓淨几引筆行墨特地周遮妙喜老漢承虛接響鼓舌搖唇無風起浪雖然如是要且只明得此法影子邊事與此法正文了無交涉諸人要識正文麼諦聽諦聽汲水炷香天女侍長者之著論剝皮析骨菩薩讃毗盧之發心欲見聞以成善因故筆墨而爲

佛事皆衆香之一鉢餉妙喜於東方伏願知識如善
財之衆多行願如普賢之殊勝具十回向證三菩提
我人衆生等無差別佛法僧寶共作證明上來講讚
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教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
湘山祖師鼻孔杜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
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纔作是
說各各平復如故汝等諸人還知決定義也無良久
云不見道能信此法倍更難喝一喝
錢計議請普說僧問昔日僧問楊岐和尚如何是佛
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天上天

下没蹤迹進云只如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騎師云
威音王已後是甚麼人騎僧擬議師便喝　乃云威
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教跳威音王已後楊岐老人絕
消息既絕消息却因甚麼三脚驢兒教跳若也於斯
明得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果然教跳若明不
得楊岐老人一生受屈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雪屈一
句喝一喝云洎合弄險　復云蘊聞上座今日代子
虛來請爲衆普說老漢曰說箇甚麼即得聞曰請和
尚拈出楊岐金剛圈栗棘蓬布施大衆又曰如忠國
師大珠和尚說法諸方大有疑其拕泥帶水不徑截
說義理禪願和尚疏決真僞解大衆疑惑此亦是請

普說檀越之意老漢曰諸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在摩竭提國三七日內無下口處自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信知說法之難豈同容易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然後起道樹詣鹿苑隨衆生根器說一大藏教末後收因結果却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只遮便是楊岐所謂金剛圈栗棘蓬也直是難吞難透到遮裏直下承當得了大法未明亦奈何不得敢問諸人何者名爲大法金剛圈却如何透栗棘蓬却如何吞不見巖頭道若將實法繫綴人土亦銷不得況十方信施耶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非只爲你諸人作箇證明底主宰而

已若有法可傳可授則諸佛慧命豈到今日故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若會得此四句即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不須要明大法大法自明矣以至古人差別異旨因緣心性玄妙大法若明纔舉起時便會得恰如磁石見鐵相似輕輕一引便動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點著南邊動北邊舉起時便明得而今諸方有數種邪禪大法若明只遮邪禪便是自已受用家具好擊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底定不愛說心說性者只愛機鋒俊快謂之大機大用好說心說性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者只愛絲來線去謂之綿綿密密

亦謂之根脚下事殊不知正是箇沒用處弄泥團底漢看佗前輩大法明底尊宿用處轉轆轆地如南陽忠國師大珠和尚是也唯楊文公具眼修傳燈録時將忠國師大珠和尚列在馬祖下諸尊宿之右將廣語所有言句盡入其中六祖下收忠國師語最多為佗家活大門户大法性寛波瀾闊難湊泊遮般法難說佗禪備衆體如三喚侍者話喚作說老婆禪拕泥帶水得麼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國師三喚侍者何曾有孤負侍者三應甚麼處是孤負處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師云平地起骨堆復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

話自此便有一絡索唯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師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師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護雪竇不得師云誰道復召大衆云好箇護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護妙喜不得妙喜亦護諸人不得諸人亦護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梁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護我不得師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

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師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師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採根漢師云理長即就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注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且道遮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遮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師云作賊

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師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師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師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麽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遮箇便是國師用劒刃上事爲復只遮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問紫璘供奉甚麼處來奉曰城南來國師曰城南草作何色奉曰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曰作黃色國師曰只遮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你道國

師說老婆禪拕泥帶水得麽爲復只遮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肅宗帝請看戲國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肅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直拔向伊道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更問甚麽十身調御諸人要見忠國師麽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麽却蹉過妙喜恁麽道亦蹉過不少你更看伊有箇無情說法話老漢尋常不曾說今日已是不識好惡不避口業盡情爲諸人抖擻爲伊雪屈且不得作義理會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師云恁麽答話若玄妙解路心不絕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楞塌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撥擊石火閃電光却易遮般說話却難入作前所謂家活大門户大法性寬波瀾闊命根斷方能如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伊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僧曰恁麽則衆生無分也

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師云奇哉你看佗轉轆轆地不滯在一隅不負佗來問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你喚作郎當得麽不是得諸佛諸祖心髓如何轉得你莫喚作無得失遮箇是無得失中有得失有得失中無得失喚作入泥入水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難奈何又僧問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成佛國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師云遮僧難容恰如箇鼠黏子相似遮箇老子輭頑又撞著遮僧輭頑黏住便問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國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僧曰

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國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僧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國師曰佛說教亦無心僧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國師曰說即無無即說僧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國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僧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國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僧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國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僧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國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僧曰本來無見

莫落空否國師曰無空可落僧曰有可墮否國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僧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國師曰是無僧曰痛否國師曰痛亦無僧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國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僧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爲用心國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僧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國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僧遲疑良久覓心與飢寒體段了不可得遂依實供通曰心無體段國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僧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國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僧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

名爲何物國師曰名金剛大士師喝一喝云好人不肯做却要屎裏卧僧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國師曰本無形段師云何不早恁麽道僧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國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僧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國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遮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似遮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遮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善知識下得遮

般脚手入得遮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於心性解路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却愛遮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遮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眞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瑠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是也或有箇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即向佗道逢人但恁麼擧所以正法眼藏中收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蓋普賢文

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主曰不

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
而說不滞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黄花
著黄花說法身滞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
諍論師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直主張到
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
箇主張底將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
著佗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
大珠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
某雖參圜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與我安鼻孔者却
得湛堂和尚只是為人時下刀不緊若是說禪病無
人過得嘗思教中有一段因緣殃崛摩羅要千人指

頭作花冠然後登王位已得九百九十九指唯少一
指要斷其母指塡數佛知其緣熟故往化之殃崛纔
舉意欲下刀取母指時忽聞振錫聲遂捨其母指而
問佛教化一指曰既是瞿曇在此望施我一指頭滿
我所願纔舉刀世尊拽脫便去世尊徐行殃崛急趕
不上乃高聲叫曰住住世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
殃崛忽然感悟投佛出家佛却令持鉢至一長者門
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
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
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
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當使奉佛

語往彼告之其婦得聞即免産難師云遮裏使棒使
喝撥倒禪牀引經教說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
烏雞得麼因請益湛堂和尚纔舉起此話湛堂曰你
肥著我痒處遮話是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曰
豈無方便湛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曰
望和尚慈悲湛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
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佗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
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至佗家已生下
兒子時如何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
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
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

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
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譬
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
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
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
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
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
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尓見衆生
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
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
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

揑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
遮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
眞善知識不欺我眞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
透得又有箇尊宿喚作洛浦和尚乆爲臨濟侍者濟
毎稱美之謂之臨濟門下一隻箭子便是欺侮人游
歷罷直往夾山頂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遣僧馳
到洛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
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曰遮僧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看書此人救不得師云古人喚作撈摝人
不知書中有甚閑言長語洛浦却呑佗鉤線三日內
果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菴便燒其居師云只遮便

是金剛圈浦不顧師云成佛作祖須是遮般漢直造
夾山方丈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
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
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
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
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云洛浦却低頭思量遮一道
眞言理會不得被夾山劈脊便打穿了鼻孔遂承嗣
夾山後來示衆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
通凡聖須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
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師云佗悟後便解明佗
遮一道眞言遮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

下法眼下潙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老漢在衆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爲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遮箇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遮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花不似佗我如此說時你便

會得了却濟得甚麽事似遮般底莫要學大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恰似殃崛摩羅因緣湛堂說底方便我乍入道也使不著佛有神通也使不著既使不著因甚麽生下兒子若向遮裏見得釋迦老子即是殃崛摩羅殃崛摩羅即是釋迦老子若也不會釋迦自釋迦殃崛自殃崛不干産難人家事乃合掌云即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言一句契佛契祖底功德奉爲計議錢公薦室安人呂氏伏願出此没彼常爲般若之親姻捨身受身永作菩提之眷屬召大衆云還委悉麽若欲直下便休去莫記我今說底喝一喝

傳經幹請普說師云經幹道友妙喜初不相識去歲經由衡陽特來相訪一見便如故人蓋為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何以故豈不見華嚴會上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等事文殊答以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為說行住坐卧四威儀中一百四十大願謂之無濁亂清淨行大功德此功德皆從信地而發故文殊普為已發信心者作不請友以偈問賢首菩薩曰我今已為諸菩薩說佛往修清淨行仁亦當於此會中演暢修行勝功德賢首菩薩以偈答之其中曰以法威力現世間則獲十地十自在亦是說初發心從信地起之義末後善財到毗盧樓閣前彌勒為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亦是此義其中有一種喻曰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皆增勇健餘獸聞之即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心吼應知亦尓諸菩薩聞增長功德有所得者聞皆退散亦是此義既有信根即是成佛基本忽地與現行相應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釋迦老子初在正覺山前舉頭見明星出現忽然悟道遂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上至十方諸佛下至六道四生含蠢蝡動於我悟處以平等印一印印定更無差別你看黃面老子纔悟了便見得如此廣大然後與慈

運悲於生死海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能
運載此岸衆生到於彼岸不住生死中流遮箇道理
亦不出自家信種所以無盡居士注海眼經題說佛
成就云始覺合本之謂佛佗雖是箇俗人然却見得
徹識得根本謂始覺時從明星上起信忽然覺悟自
性本來是佛大地有情更無差別無盡喚作始覺合
本覺方始成佛參禪人能恁麼辨白得了然後休歇
身心識取本來面目不要麁心古聖得了便於得處
滅却生滅心亦不住在寂滅地謂之寂滅現前於寂
滅地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與佛如來同一
慈力二者下合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前所

云與慈運悲救拔惡道是也衆生爲不覺故輪轉生
死先覺之士若無慈悲如何得衆生界空信知佛恩
難報今日經幹道友請妙喜普說不獨爲先考承事
追修而已要與現前一衆說些禪病故柳子厚以天
台教爲司南言禪病最多誠哉是言天台智者之教
以空假中三觀攝一切法教人把本修行禪無文字
須是悟始得妙喜自十七歲便疑著此事恰恰參十
七年方得休歇未得已前常自思惟我今已幾歲不
知我未託生來南閻浮提時從甚麼處來心頭黑似
漆並不知來處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我百年後死
時却向甚麼處去心頭依舊黑漫漫地不知去處既

不知去處即是死大謂之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你諸
人還曾恁麼疑著麼現今坐立儼然孤明歷歷地說
法聽法賓主交參妙喜歎兩片皮牙齒敲磕臍輪下
鼓起粥飯氣口裏忉忉怛怛在遮裏說說者是聲此
聲普在諸人髑髏裏諸人髑髏同在妙喜聲中遮箇
境界佗日死了却向甚處安著既不知安著處則撞
入驢胎馬腹亦不知生快樂天宮亦不知禪和子尋
常於經論上收拾得底問著無有不知者士大夫向
九經十七史上學得底問著亦無有不知者離却文
字絕却思惟問佗自家屋裏事十箇有五雙不知佗
人家事却知得如此分曉如是則空來世上打一遭

將來隨業受報畢竟不知自家本命元辰落著處可
不悲哉所以古人到遮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得
心地開通不疑生死然有學而知之者有生而知之
者那箇是學而知之者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
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
鉢盂去僧於言下忽然大悟當下休歇便知生死去
處妙喜常說不易遮僧有力量趙州將一百二十斤
擔子一送送在佗肩上遮僧荷得一氣走一百二十
里更不回頭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心裏便怗怗地與
得慈力運得悲願此是學而知之者那箇是生而知
之者如趙州作沙彌時同本師行脚到南泉值南泉

卧次本師禮拜了趙州方禮拜南泉問云近離甚處
州云近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麼州云瑞像則不見
面前只見卧如來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
沙彌州云是有主沙彌泉云那箇是你主若是如今
禪和家便近前彈指打箇圓相喝一喝拍一拍拂袖
便行放出遮般惡氣息你看佗趙州緩緩地近前道
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
彌別處安排次日却來問如何是道南泉也不行棒
也不下喝也不談玄也不說妙也不牽經也不引論
也不舉古人公案亦不說事亦不說理只實頭向佗
道平常心是道爲佗趙州巳理會得平常心了便却

問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
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
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於中強
是非耶趙州於言下千了百當南泉道道不屬知不
屬不知圭峯謂之靈知荷澤謂之知之一字衆妙之
門黃龍死心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要見圭峯荷澤
則易要見死心則難到遮裏須是具超方眼說似人
不得傳與人不得所以圓悟先師說趙州禪只在口
脣皮上難奈佗何如善用兵者不齎糧行就你水草
粮食又殺了你有一秀才問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州
云是才云弟子欲就和尚手中乞取拄杖得否州云

君子不奪人所好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老僧亦不是佛又一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州乃敲禪牀脚僧云莫只遮便是否州云是則脫取去又一僧問諸方盡向口裏道和尚如何示人州以脚跟打火爐示之僧云莫便是也無州云恰認得老僧脚跟又僧問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遮箇州云你問我趙州灘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某甲不問遮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某甲問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你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玄妙會不得作奇特會不得作平常會趙州不在無事上不在玄妙上不在奇特上不在平常上畢

竟在甚麼處具眼者辨取遮老漢有時云未出家被菩提使出家後使得菩提汝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達磨灼然是甚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你既不到遮箇田地是事理會不得也學人麁走大步便把一句子禪要秖對人且不是遮箇道理所以妙喜室中常問禪和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篦我且許你

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有箇舟峯長老云某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没却人家財産了更要人納物事妙喜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眞箇要你納物事你無從所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拌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遮裏始契得竹篦子話復說偈云佛

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機覿面難回互說甚楞嚴義八還

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千里外絶諸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抜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絶煙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郎當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王氏今日是生耶是死耶師云生耶死耶進云今古

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抽却腦後箭進云只如十
二時中不依倚一物人來師還接否師云喚甚麼作
一物進云不可重說偈言師云礙塞殺人　乃云生
耶死耶非得非失不道不道有理有事若向有理有
事處得箇入處只在教乘裏頭出頭沒若於非得非
失處得箇入處敢保諸人十二時中未有安身立命
處既未有安身立命處則不知王氏落處若知得王
氏落處即知自己安身立命處且道王氏即今是生
耶是死耶是不生耶是不死耶若道不生爭奈死何
若道不死爭奈生何若道亦生亦死又是戲論說若
道非生非死又是相違說直饒離四句絕百非直下

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現胡漢來現漢當人各
各脚跟下淨倮倮明歷歷生死如夢幻空花去來如
浮雲水月猶未是徹頭處縱饒如實見得昔日之生
本不曾生今日之滅本不曾滅亦是無夢說夢何以
故生而不生鏡裏之形滅而不滅水中之月正當恁
麼時那裏是王氏出身處若委悉得去王氏只今與
諸人把手共行同入如來大寂滅海其或未然有寒
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復云遮箇是近悅
上座為毋王氏請妙喜老漢說法底意旨且法作麼
生說不見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
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見聞覺知既不可以入道莫是

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便是麼良久高聲云更是箇甚麼妙喜盡力說只說得到遮裏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豈是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功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缾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遮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逞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掉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爲可憐愍者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箇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猻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地依前只是箇桼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佗又理會不

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爲你諸人葛藤注解一徧臨濟一日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會麼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遮箇便是金剛王寶劒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蝎子并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箇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鈍夙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遮幾句閑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出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鐘樓上念讃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

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箇方便豈是閑開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箇克符道者現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鬭湊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諸人還會麼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師云有甚麼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師云誣人之罪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麼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師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上

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
責麽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
却覿面相呈一著子即被語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專
明煦日發生鋪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
娑之句乃是存境而奪人故曰覿面無差互還應滯
網羅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
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
將軍塞外絶煙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
將軍塞外絶煙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
尋言何處眞師云也須問處作隄防問禪禪是妄究
理理非親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遥翠色

新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師云
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遥翠色新麽此兩
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
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
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答云并汾絶信獨處一方便
有人境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
師云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
得雲饒擬犯吹毛劒還如値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
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
既行不留佛祖到遮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
裏如吹毛劒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答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意
不偏師云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
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
蹋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遮箇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
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
云却依舊處著遮箇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
四料揀你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佗當時垂
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
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若恁麼便
是你若作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

以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
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
子恁麼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麼遮般說話莫道你
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
會得無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須信古
人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
免向佗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唯恐人
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遮箇是無限
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佗落處且莫錯只如世
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花普示獨迦葉破顏微
笑何曾怕人知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遮裏禪許

你衆人聞不許你衆人會如上所解注者四料揀你
諸人齊聞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
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
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箇元字
脚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
妙中又妙是甚麼屎禪一向埋在皮袋裏將謂實有
恁麼事莫錯諸上座你眞箇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
學得底掃向佗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却心來共
你理會復說偈云無諸比丘名近悅爲母王氏請普
說妙喜便登曲录牀忉忉怛怛恣饒舌從來法本離
言詮不假思量與分別說甚地獄及天堂四聖六凡

俱泯絕縱有魔王欲作難金剛寶劍當頭截王氏養
子要參禪只遮一念求不滅彈指頓明諸法門釋迦
彌勒齊超越還如塗毒鼓當軒一擊聞之皆腦裂無
邊煩惱悉蠲除夙業舊殃湯沃雪末後一句爲重宣
凝然萬里一條鐵喝一喝

禮侍者斷七請普說僧問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
滅未審和尚正法眼藏向阿誰邊滅師云刹竿頭上
禮西方進云學人只得瞻之仰之師云瞎進云只如
和尚室中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
下語不得無語遂以坐具打地一下云學人爲蛇畫
足却請和尚頭上安頭師云自起自倒得人憎進云

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切忌轉裏動指頭進云還有
為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却較些子師云換却你眼
睛 乃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
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正當恁麼時釋迦
老子達磨大師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且道遮一
則公案有甚長處還委悉麼遇貴則賤遇賤則貴若
向貴賤處著到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所以道不可
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
默通雖然如是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
全活妙喜恁麼道也不離遮箇消息正如適來禪客
以坐具打地一般乃拍禪牀一下 云且道明甚麼邊

事斯辰即有當菴比丘了賢謹將近禮侍者俗家寄
來衣物估唱請妙喜老漢舉揚宗旨奉為近禮侍者
斷七之辰莊嚴報地可惜遮兄弟方始於竹篦子話
有箇發明處而今已是說前年話一日問佗喚作竹
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渠答不得却曰望和
尚為某作箇方便指示山僧向佗道你是福州人我
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
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渠聞之不覺失笑曰和
尚吞著即禍事過得幾時又問佗前日吞了底荔枝
只是你不知滋味渠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我愛佗
遮兩轉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信知宗師家無

實法與人且如世間工巧技藝有様子便做得若是
遮一解須是自悟始得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未得
箇安樂處一向求知見覓解會遮般雜毒纔入心如
油入麪求取不出縱取得出亦費料理此事如青天
白日元無障礙却被遮些雜毒障却所以於法不得
自在老漢常愛眞淨和尚道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
寂滅前後際斷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似古廟裏香
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
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
或又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
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

二十九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
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壍長時一似
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
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
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
可到遮裏方得自在如今人能有幾箇放得杖撒得
手昔因新開眞淨和尚語錄其時我老和尚在五祖
堂中作首座五祖一日廊下見僧把一冊文字祖曰
你手中是甚文字僧曰是眞淨和尚語錄祖遂取讀
即讚歎曰慚愧末世中有恁地尊宿乃喚首座我老
和尚時在後架洗韈聞呼狼忙走出來祖曰我得一

本文字不可思議所謂善說法要伱試看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前後際斷諸方如今有幾箇得到遮田地佗却喚作勝妙境界舊時寶峯有箇廣道者便是遮般人一箇渾身都不理會都不見有世間事世間塵勞昧佗不得雖然恁麼却被遮勝妙境界障却道眼須知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正要尊宿如水潦和尚因採藤次問馬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近前來向伱道水潦纔近前馬祖當胷一蹋蹋倒水潦忽然大悟不覺起來呵呵大笑祖曰伱見箇甚麼道理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遮箇敎中謂之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纔得箇入處便亡了定相定相既亡不墮有爲不墮無爲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便是觀音入理之門佗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馬祖知佗已到遮箇田地更不采佗亦無後語後來住水潦菴禪和家來參佗有百十衆纔舉揚便賣弄遮一蹋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湼文何曾有峯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煙庭花笑日鸎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只道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遮箇便是第一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不見雲

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古人淳朴據實祗對自言我此回實從查渡來有甚麼過便道放我三頓棒大丈夫漢須共遮老漢理會始得至明日便去問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忽然大悟更無消息可通亦無道理可拈出只禮拜而已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佗後向無人煙處住箇草菴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出却釘拔却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

僧豈不俊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遮箇是第二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皷山晏國師在雪峯多年一日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晏釋然了悟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耶晏曰何道理之有後來楊大年收在傳燈録中謂之亡其了心此是第三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灌谿和尚一日見臨濟濟下繩牀纔擒住谿便云領領遮箇是第四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遮箇說似人不得傳授人不得老漢十七年參也曽零零碎碎悟來雲門下也理會得些子曹洞下也理會得些子只是不

能得前後際斷後來在京師天寧見老和尚陞堂舉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
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向遮裏忽然前後際斷譬如一綟亂絲將
刀一截截斷相似當時通身汗出雖然動相不生却
坐在淨倮倮處得一日去入室老和尚曰也不易你
到遮箇田地可惜你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
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
得須信有遮箇道理老漢自言我只據如今得處已
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老和尚却令我在擇木寮
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須得三四同入室只

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半年
間只管參一日同諸官員在方丈藥石次我只把箸
在手都忘了喫食老和尚曰遮漢參得黃楊木禪却
倒縮去我遂說箇譬喻曰和尚遮箇道理恰如狗看
著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老和
尚曰你喻得極好只遮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日
因問老和尚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遮箇話不
知五祖和尚如何答老和尚不肯說老漢曰和尚當
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老和
尚乃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
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

曰相隨來也老漢纔聞舉便理會得乃曰某會也老
和尚曰只恐你透公案未得老漢曰請和尚舉老和
尚遂連舉一絡索誵訛公案被我三轉兩轉截一箇
如太平無事時得路便行更無滯礙老和尚曰如今
方知道我不謾你我既會了却倒疑著幾箇禪頭乃
問老和尚老和尚曰我箇禪如大海相似是你將得
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得鉢盂來盛得些子
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柰何能有幾箇得
到你田地舊時只有一箇璟上座與你一般只是死
了過得幾時便舉我立僧後來在雲居首座寮夜間
常與兄弟入室老和尚愛來聽有時入室了却上方

丈見老和尚同在火爐頭坐老和尚曰或有箇禪和
子得似老僧你又如何支遣老漢曰何幸如之正如
東坡說作劊子得一箇肥漢剮我却倒與老和尚入
室被我撥得上壁老和尚呵呵大笑思量遮老和尚
粉骨碎身亦未能報得因禮上座聞老漢舉福州人
喫茘枝有箇瞥地處所以說到遮裏遮兄弟在叢林
中規行矩步無衲子之過可惜尺頭短然打箇筋斗
出來決定昧佗不得有一則古話舉似大衆教中道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
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後來湛堂和尚頌曰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

轉深韓幹馬嘶青草渡戴嵩牛卧緑楊陰妙喜亦有
箇頌子雖不甚文彩却不在湛堂之下荒田無人耕
耕著有人爭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於臨江軍新淦縣東
山寺被　旨還僧謝　恩罷拈香祝　聖畢乃就座
云青氈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　聖恩
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遂拈起拄杖云一枝藤在
遮裏且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粉骨碎身未
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其或未然山僧不免為諸人
道破長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新淦縣衆官請普說僧問　聖恩已受僧相再圓學
人上來乞師指示重新厎佛法師云雨過谿光澹雲
開嶽色新進云恁麼則龍圖增久固佛日轉光輝師
云一道舊行路高下自分明進云只如大顛叩韓
文公直下知歸黃檗安名裴相國便知落處未審和
尚今日與知縣朝議相見有何指示師云兩眼對兩
眼進云莫便是指示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僧禮
拜　師乃云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
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
不恁麼聊闘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内
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
放身命處敢問法筵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

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
正當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
何處去倚天長劒逼人寒 復云遮箇是知縣朝議
今日率諸同官洎寄居賢士大夫同來隨喜其披剃
請說法底意旨此一段因緣閙佛有因況其自居衛
梅首尾十七年今日不覺不知一來新淦同此法會
豈非前報世中曾在靈山會上同為聽法之人元來
說法自有時處若時節因緣未會說法不成所以釋
迦老子說法三百六十餘會皆立時處何謂時處豈
不見圓覺經末上云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
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只遮箇便是今日說法底時

節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不見天台智者大師因讀法華經至藥王菩
薩焚身處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此豁
然前後際斷便證法華三昧於三昧中見靈山會上
釋迦老子與百萬大衆儼然未散如今說與人若是
不曾入得遮般境界刻地不信何故智者自是陳隋
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年如何因是眞精進是
名眞法供養如來便於法華三昧中見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爲復是謾人耶是假說耶此事唯證乃知難
可測須知妙喜今日說法與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
說法無異與智者大師在南嶽證得是眞精進是名

眞法供養如來亦無異眞實證者必不相欺未證者
一似說夢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
在劫回置過去世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透漏
無去無來無前無後非但妙喜一人如是判府郎中
亦如是非但判府郎中如是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
居賢士大夫亦如是非但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
賢士大夫如是乃至現前若僧若俗若貴若賤亦如
是如是之法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應以佛身得度者
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乃至婆羅門婦女
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爲說法此是一味清淨平等
法門若向遮裏明得各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方知

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句句不說別事無常迅速
莫作等閑所以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
殃人身難得爲貴人復難不見釋迦老子說四十二
章經裏面有二十難謂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有
勢不臨難就中有箇拌命不死難你諸人還會麼若
拌得命無有不死者如何說不死底道理若會得遮
箇方始把二十難一飜飜轉來總是易底事拌命不
死也易貧窮布施也易豪貴學道也易有勢不臨也
易若悟即易不悟即難然難易兩字亦不干本地風
光本來面目事何故此箇法門本無難本無易若能
向不難不易處急著眼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方知

本無難易底法如今聰明靈利底人不能便悟病在於何却爲心意識先行被心意識障却自巳光明塞却行路進步不得所以遮裏使聰明靈利不著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卽是內心無喘外不放入卽是外息諸緣內心既定則諸緣亦定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遮一段大事因緣大底如是若能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則三世諸佛卽是汝諸人汝諸人卽是三世諸佛無古無今同一解脫世間有如此殊勝之事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然今日一會亦非小緣又承諸山禪師洎諸善男信女同此聽法伏願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歷耳根永爲道種久立伏惟珍重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箇箇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黒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沈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沈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早有此段大

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
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
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怗便教他寒灰
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將遮
箇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遮箇猢猻子不
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
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
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
中有箇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
理會得儒教則固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
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

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
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遮田地所以
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
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
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
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
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
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
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
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妙喜曰尚
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

炷香禮你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
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即就你屋裏說
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麼曰是何
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
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
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
我杜撰說破你遮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
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
箇唯字便來遮裏惡口却云遮一唯與天地同根萬
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
啓手足時不出遮一唯且喜没交涉殊不知遮箇道

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
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佗話謂
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
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
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
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
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遮箇說話便是莊子說
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
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

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座
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
道釋梵絶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
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遮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
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云豈曰
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遮裏出間聰明辯才用一點
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遮般境界
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
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脱法
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尓

刹刹尓念念尓法法尓只爲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
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
却向黒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脱深
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
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
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没交涉尚
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
來入室乃問佗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
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篦劈脊打
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
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

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遮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佗入棺材始得當尒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遮裏歷歷孤明底卻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遮箇道理遮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佗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這救得佗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遮下做工夫今日一會同此聽法須知人人有此一段大事因緣亘古亘今不變不動也不著忘懷也不著著意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止遏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就動止處看箇話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只是遮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你措大家多愛穿鑿說道遮箇不是有無之無乃是真無之無不屬世間虛豁之無恁麼說時還敵得佗生死也無既敵佗生死不得則未是在既然未是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

提撕去没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花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諸人聞恁麼說話往往心裏道妙喜老漢搖脣鼓舌說得也相似不知佗肚裏如何須知妙喜說得底便是行得底更無兩般所以西天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欲求一弟子繼紹祖位謂深山窮谷中必有高人居止因往求之故知非但弟子求師切師求弟子亦切遂入山果見一人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彼聞已悔謝於是投祖出家即第十四祖龍樹是也今時學道者多不自疑卻疑佗人所以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且道悟得箇甚麼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鄭成忠請普說師云平江信士鄭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得得來見妙喜要聞般若所將供養眞身舍利寶塔洎齋雲堂清淨禪衆請普說功德不爲別事專用回向無上佛果菩提觀其發心亦已廣大只遮一念廣大之心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有者不信遮般說話多執事難理如富樓那執相難性問

世尊白若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徧火則不生復
云何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陵滅世尊地性障
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徧法界去遮裏執相生疑
是故釋迦老子先為阿難說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乃
至地水火風一一周徧法界隨衆生心循業發現昔
記得山僧往年行脚將入京師到鄧州天寧有蔡州
道士忘其姓名以醫來南陽一日見佗教人來藏司
借寶積華嚴二經山僧竊知其為佳士翌日相見與
之說話果然契合因問所以借經之意曰某粗聽好
人說話來若要理會本命元辰下落須還釋迦老子
始得話間忽問山僧佛具正徧知世界上事一一說

盡何故不曾見說金木水火土之所緣起吾師有所
聞見無惜開示方是時自家柰桶未破未暇理會遮
般底只向佗道藏經中莫須說著某尚居學地方要
見人二俱懡㦬而休遠到夷門打發此事了因讀楞
嚴經元來裏面說得極分曉佛謂富樓那曰同異擾
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
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
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
界由是而知世界成就因風輪所持蓋風性動搖動
搖不息忽生堅礙故曰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
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蓋風與金二物相

觸於中生火故曰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烝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潬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看他釋迦老子恁麼說金木水火土可殺分曉惜乎不復見此道士待點似佗元來看教乘文字也要大法明後自然不費力自家參得禪了一把來看便見得富樓那執相難性又見如來爲阿難就性上說地水火風一一

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智中了無凝滯如今心地未明㡳不免疑道世界從甚麼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爲復先有世界爲復先有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唯心所現萬法唯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安頓遮些子不妨被佗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適來所謂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不是差事以至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類亦非假於佗術只如須彌納芥子則固是芥子裏面如何著得一座須彌山到遮裏也須親見一回始得遮一段事人人本有各各天真只爲無始時來無

明業識所覆所以不能現前却去外頭別覓家舍尋
常室中問兄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末問
時幸自在家裏坐纔問伦是甚麼便離却本位走出
門前譬如問人你在那裏云在家裏却問伦屋裏家
兒事子便忘却家去外面討言語來秖對所謂差之
毫釐失之千里若要真實理會此事決定不在言語
上今時學者出遮幾路不得向伦道不在言語上便
去機境上作解會又向道不在機境上便去舉起處
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舉了便會了圓悟先師
常說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
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濡逗出來也佛鑑下有一種

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覰燈籠露
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遮裏且無遮般病痛
山僧曰大好無病痛先師曰何謂山僧曰擊石火閃
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
大窠窟先師不覺吐舌乃曰莫管伦我只以契證為
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山僧曰說契證即得第恐
後來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
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先師深以為然更有一般
底說靜是根本悟是枝葉靜得久自然悟去山僧敢
道伦亂道又引淨極光通達為證且莫錯會好先聖
不奈何說箇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譬如良醫應

病與藥如今不信有妙悟底返道悟是建立豈非以
藥爲病乎世間文章技藝尚要悟門然後得其精妙
況出世間法只恁麼了得遮裏一千二百衲子箇箇
有一知半解每來室中道得諦當者甚衆跳得兩跳
後更與一撥便去不得蓋卒未能拌身捨命所以道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甦欺君不得莫道無恁
麼事嘗記得張無盡有言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
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眞實義法華會上多寶
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
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天台智者大師讀
法華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悟得法華
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山僧常愛老杲和尚每
提唱及此未嘗不歡喜踊躍以手搖曳曰眞箇有恁
麼事不是表法你輩冬瓜瓠子那裏得知蓋佗根本
下明但拙於語言三昧發其要妙尒此所謂唯證乃
知難可測今日鄭成忠請山僧普說之意要聞禪和
子做工夫底道理不見雲門道不可說時即有不說
時便無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只如不商量時
又是箇甚麼怕你不會又隨後道更是箇甚麼遮般
尊宿慈悲之故爲人痛的的地山僧在衆日潙仰曹
洞雲門法眼下都去做工夫來臨濟下則固是後來
方知道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既同一箇

達磨祖師又何處有許多般差別來如何是佛乾屎
橛遮裏有甚麼差別德山見僧入門便棒僧罔措復
云不得作棒會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已是兩手分付
擬欲覷捕則眼睛落地了也況復說理說事絲來線
去正是師子咬人狂狗趁塊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彈
指便是來生到來但虛却心子細推窮窮來窮去善
念既相續惡念自然不生但如實修行時節因緣到
來自然悟去若不悟說到彌勒佛下生只是說底且
作麼生修行聽取一頌惡念既不生善念常相續諸
波羅蜜門一切自具足
孫通判請普說師云說法不應時總是非時語所以
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李長者
著華嚴論乃云此經決定是佛成道十日後說初於
正覺山前從定而起因見明星忽然悟道便見自巳
本來面目信知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妙喜常思無盡
居士遮一箇人不知幾百生中學般若來今生如此
得大受用所注清淨海眼經說八成就謂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云理無不如之謂是事無不是之謂如自
來不曾有人如此說蓋爲佗見徹釋迦老子骨髓所
以取之左右逢其原佛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以云三界獨尊之謂我所
謂我者非人我之我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

心洞十方之謂聞蓋世間人皆以耳聞一切音聲唯
普賢菩薩乃以心聞故經云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
力多之所宗之謂一且如現前一千大衆從首座數
起自一而之百自百而之千所以言一者多之所宗
也一之所起之謂時遮箇時便是妙心居士請妙喜
爲大衆說法之時也當知此時能該括十方三世乃
至塵沙諸佛六道四生若凡若聖若草若木若有情
若無情乃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盡向遮裏成等正
覺無出此時也又云始覺合本之謂佛言以如今始
覺合於本覺往往邪師輩以無言默然爲始覺以威
音王那畔爲本覺固非此理既非此理何者是覺若

全具足豈更有迷若謂無迷爭奈釋迦老子於明星
現時忽然便覺知得自家本命元辰元來在遮裏所
以言因始覺而合本覺如禪和家忽然摸著鼻孔便
是遮箇道理然此事人人分上無不具足昨日因與
妙心居士說令叔尚書文章學問可謂儒林宗工但
聞於此道自以爲難往往士大夫只知所謂佛者千
劫學威儀萬劫修相好乃至三大阿僧祇劫修而後
成云何博地凡夫現行無明爲富貴所折困何時與
道相應纔作是念便是於心意識中推出一座須彌
山一障障了道眼不能明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正
所謂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近世士大夫多作此

見如韓子著與其在臨川鼻孔厮拄者半年亦不自
信毎言此一段事吾輩但洄歸向則可如何便要入
手亦是自作障難或者更錯會先佛所言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謂佛道之
難成如此殊不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
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釋迦老子纔
瞥地後便言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所謂妄想執著者正説著今
時士大夫病痛先德所以指示一切人脚跟下無不
圓成無不具足故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
之説直使自證自悟匪從人得所以不壞假名而談

實相肇法師云寂兮寥兮寛兮廓兮分兮別兮上則
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起敎叙其
因然後國分其界人部其家各守其位豈非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者耶佛不云乎應以佛身得度者
即現佛身而爲説法應以宰官身乃至長者居士婆
羅門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爲説法又
曰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
大小音聲無不足法門既如此殊勝奈何學者多不
向此時節領覽乃亦自生退屈正是不信自殊勝甘
爲下劣人若是靈利漢便向遮裏提得去方知道一
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現千頭萬

頭但識取一頭且那箇是一頭不見南臺和尚聞版
聲有頌云善哉三下版知識盡來參旣善知時節吾
今不再三復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適來所謂盡向
遮裏成等正覺是眞實義所以韶國師云如來於一
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
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
然雖如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豈不見善財童子至
毗盧遮那大樓閣前擧體投地從地而起作是念言
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切
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
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佛入一
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乃
至不著一切世間窟宅者之所住處何謂世間窟宅
便是於無上道自作障難者若執一切世間窟宅不
能捨離則吾輩所謂長老者亦莫住院一向杜絶世
故乃可得行此道如此則是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何
道之有常愛東坡爲文章庶幾達道者也縱使未至
於道而語言三昧實近之矣人謂是五祖戒和尚後
身而不知以何因縁中忘此意第亦暫時不著便者
觀其作維摩畫像讚從始至終不死在言下其詞曰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
煗肺肝胃腎更相尅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

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言其醫王
遣去衆醫曰爾輩用藥都無是處衆工既去其病隨
愈或問醫王君以何藥而病損乎曰不出衆工之所
用者但彼不善用耳故曰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
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
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
摩初不離是說遮箇雖是死蛇解弄却活若彼三十
二人所論眞箇負墮時即是無言勝有言情知古人
之意決不如此所以立箇喩云譬如油蠟作燈燭不
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
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

室能容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座皆悉容受不
迫迮經中所載此是維摩居士不思議大解脫神通
之力所以借座燈王取飯香積斷取妙喜世界如陶
家輪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蓋眞實之理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識識故曰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
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針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
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鞵破帽
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言此
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
是觀爲正觀此是東坡說底禪豈不是言語到若非
前世熏習得來爭解恁麼道所以妙喜之意亦欲尚

書公於此事信得及妙心居士請持此語歸舉似令
叔恐因妙喜之言直下信得及異日忽然噴地一發
便乃截生死流據祖佛位做箇出世間沒量大人始
不負妙喜相期之意妙心居士近日畫得入定觀音
旦以妙喜昔年所作讃題其上蓋在衡陽時因道友
蘭庭秀所請當時信意一筆寫成與維摩讃言語雖
不同。大意相似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
覩一切音聲須以耳聽唯觀音却以眼觀故曰唯此
大士眼能觀如何見得曰瞋目諦觀為佛事到遮裏
便轉了曰於眼境界無所取眼境界既取不得即眼
界寂〻〻眼界既寂滅不可耳界不寂滅所以云耳鼻
舌〻〻意亦然善哉心洞八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
音菩薩以眼聞而普賢菩薩以心聞即此是互顯之
義所謂互顯者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
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
事於意界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得恁麼受用自
在了〻眼依舊觀色耳依舊聽聲乃至鼻舌身意一
依本分故曰眼色耳聲鼻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適
來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當以此觀如
是觀取此為實成妄想到遮裏又轉了曰若離妄想
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
士妙色身云何顛倒眼見色隨色轉耳聞聲隨聲轉

是謂衆生顛倒迷己逐物以逐物故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此乃教有明文眼耳鼻等旣無其體互顯之義依何而立故曰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大凡文字須教說得行若說不行不成文章適來因論時節因緣所以說善財方立于樓閣之前早已讚歎許多殊勝之事然未能得入乃白彌勒菩薩言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閉時如何便是觀音入流亡所底消息然後善財於樓閣中見百億四天下百億兜率

陀天一一皆有彌勒菩薩降神誕生游行七步觀察十方現爲童子居處宮殿爲一切智出家苦行降伏諸魔成等正覺梵王勸請轉正法輪升天宮殿而演說法劫數壽量衆會莊嚴所淨國土所修行願住持教法皆悉不同善財非但見彌勒菩薩一周佛事又自見其身在彼一切諸如來所亦見於彼一切衆會一切佛事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爲透漏旣見如是無量殊勝一切莊嚴自在境界已彌勒菩薩即攝神力入樓閣中又彈指作聲告善財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緣聚集所現之相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爾

時善財聞彈指聲從三昧起於此時節忽然打失布袋然後彌勒示以如上境界無有去處亦無住處非寂非常遠離一切師召大衆云既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則雲門大師手中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有甚麽過當知遮箇時節具無量廣大智慧門無量神通門無量言詞門無量不可說又不可說一切佛菩薩自在受用門諸人若能如是信如是入方知先聖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乃喝一喝云若不喝住打葛藤直到明朝擊禪牀下座

孟郡王請普說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懸鼓待槌和尚早晚掛牌未審穿得幾人鼻孔師云只穿得你一箇僧云其甲無鼻孔作麽生穿師云好箇師借却無鼻孔僧云爭奈即今何師云也是稱鎚蘸醋僧云和尚當時為什麽打失師云看樓打樓僧云恁麽則被學人穿却師云是僧云只這一是也不消得師云始終作家僧云未是好心便禮拜僧問鑪鞴之所鍛鐵成金時如何師云鑪鞴進云未審向什麽處下槌師云照顧鼻孔進云盡大地是箇鼻孔和尚如何下手師云拖出死屍着進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師云且得你領話　乃云盡大地是箇鼻孔直是無你下手處直饒下得手干不干佗鼻孔事若識得鼻孔三世諸佛

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鼻孔總在這裏一時識得直饒識得未是本分衲僧若是本分衲僧眼見佗不着耳聞佗不着心思佗不着口議佗不着饒你恁麼始入得育王門未見得育王主人喚什麼作育王人良久云各各照顧鼻孔（謝詞不錄）復云圓悟老和尚在京師某與郡王同時問道佗未有箇入頭肚裏多知多解常記得在火爐頭說禪佗纔落草便將火筯撼佗手蓋佗是箇中人所以與本分相見自京師相別及至來住徑山時因過其門纔見便云公別後禪隨官長此回相見死與舊日不同了也佗不覺笑及其吐露消息果合妙喜相法冥有所得處及款話其門

相聚時事元來與佗說底話都記得一句也不忘蓋關捩子一轉從前聞人說底都得力其夫人乃王開府待制女極聰明曉事因樞密公參禪軟言尉諭之遂回心皈向佛乘豈非前報世中元是般若眷屬某在衡梅首尾十七年得佗家齋僧錢菴中養五六十衲子又山野授育王渠知平江又送五百千來齋僧阿含經中有三卷盡說齋僧功德宣律師問韋陁天何等功德最大答曰齋僧功德最大佗做許多官職請俸祿不別使只是齋僧（詞多不錄）大衆適來許多忉怛是甚法耶是佛法耶嘗記得老杲和尚每陞座謂衆曰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

山你後生家幾時知得遮幾句見無所不說然後隨
其所請回向下座或問曰和尚因什麼寶花座上一
向說世諦耶杲應之曰癡人法豈有二種我圓悟老
人最愛佗遮般說話祖師云法無二法妄自愛着將
心用心豈非大錯趙州云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
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以至臨濟三玄三
要汾陽十智同真無非是遮箇時節如隔窻看馬騎
貶眼便蹉過佗分明向你道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你
若透得遮金剛圈吞得遮栗棘蓬不妨是箇明眼衲
僧一任拈東作西指鹿為馬喚作世法也得喚作佛
法也得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
中只麼得且道是箇什麼物得恁麼奇特良久云面
目見在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秦魏國太夫人田氏悟真 助緣

一 右畫像頌石和尚遺命以此無説付属

見性悟心禅師中岩和尚自通遺命畢



